

每一次快门， 都是春暖花开的声音

（外两首）
许星（四川）

不需对焦 也不需剪裁
左手托稳镜头 右手抓紧机身
手指轻轻一按
一个个瞬间就在“咔嚓”声中
定格成最美的风景

在取景框里 我曾无数次
与山川河流对视
与日月星辰私语
与虫鸣鸟啼一起歌唱

从镜头里 我看到了
美好的梦想从黑白底片
一步步变得色彩斑斓
花朵绽放 蝴蝶翩跹
庄稼拔节生长

蓝天白云 青山绿水
那些曾经用画笔描摹过的色彩
与中国红一样夺目

父亲的身体越发硬朗
他额头上的皱纹如返青的梯田
母亲的背影在阳光下格外动人
满堂子孙的欢笑
在一张全家福里
挤得热热闹闹

在我的镜头里
每一次推拉
都是岁月的存档
每一次快门
都是对幸福生活的点赞
都是伟大祖国春暖花开的声音

我用镜头 定格对祖国的忠诚

我是一名新闻摄影人
镜头就是我的眼睛
一米阳光穿过镜头
奔流的河水在取景框里
起了又落

我的镜头见证过
大山一样壮实的身体
是怎样挡住了溃堤的凶猛洪水
我的镜头见证过
众志成城的队伍
在废墟中救出了无数鲜活的生命
我的镜头见证过
烈火与冰雪里
鲜血和泪水铸就了人间大爱
还有扶贫路上的月光
是怎样点亮了大山中的云彩
那些默默无言的情怀
不是春天
胜似春天

我用脚步丈量祖国的辽阔
用镜头捕捉精彩的瞬间
我的快门笔触有力
把所有的温暖
定格成对祖国的爱和忠诚

与祖国的对话

我常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写诗
我写五星红旗和改革开放
还写长江黄河和万里长城
我写中国精神、中国梦和中国速度
还写一带一路和中国形象
我写下的诗
总与祖国有关

在我的诗里
每一个意象
都饱含惊喜与激动
每一片阳光
都有着安静与喧哗
70年的希望与收获
70年的梦想与求索
我们从一个春天
赶往另一个春天
无需过多的语言
也不必堆砌华丽的辞藻
我的每一次着笔
其实都是一次
与祖国刻骨铭心的对话

没有什么
能比得上一天天一年年
看着祖国的美丽蝶变
更让我热泪盈眶……

70年 | 70首诗



皑皑如雪

李陶（安徽）摄

玻璃房的秘密

刘希（湖南）

在老房重新翻盖新房的时候，父亲执意要在屋顶建个玻璃房，我和妹妹都很惊讶，不明白平时买点小物品都要充分考虑利用率和实用性的父亲，怎么突然就动了这么“浪漫”的心思。亲戚朋友也都表示很不理解，把面积那么大的地方建成一个玻璃房，纯属浪费嘛，要是建个卧室就可以多一间正儿八经的房间呀，那多好。

大家都说父亲是老糊涂了。可父亲也不辩解，自己设计图纸，然后买钢架、购玻璃，玻璃房很快就建起来了。父亲还特意置办了茶桌、小沙发摆放在玻璃房里，角落还摆上了几盆美观的绿植，玻璃房里渐渐有了生机。

玻璃房刚装饰完毕的那几天，一直是阴雨天，天色沉闷。父亲的状态开始有些无精打采，我以为他是因为这些日子既要买材料又要监工，耗费了太多的精力，于是劝他休息休息，哪知父亲对我说：

“你帮我在网上好好查查，天气什么时候开始放晴？”

农村人都喜欢晴天，因此，我也就没把父亲的话往心里去。我在手机上查了下，告诉他，两天后就是晴天。父亲听到这个消息显得特别兴奋，他在屋子里走来走去，脸上的失落一扫而光，我这才隐隐觉得，若是天放晴了，我们家可能会有什么好事情。

两天后的大清早，太阳果然冒出了头，吃早饭的时候，父亲好几次望着天空自顾自地笑。吃过饭，他把逢年过节时才穿的黑色西装找出来，还系上了一条领带。我很难得看到父亲在平时有这样郑重的穿着，于是跟他打趣：“爸，您穿这么正式，今天要跟老朋友约会？”他想了想，笑着回答我：“是呢，一个老朋友。”可是，太阳只在上午露了下脸，就匆匆隐入了云层里。下午，父亲看电视时隔一会儿便走出门抬头看天，脸上又有失落的神色。我再问他，为何穿

戴整齐却没有外出，他说那个老朋友临时改变计划，爽约了。

第二天早上，阳光普照大地，父亲依旧穿着那套西装。吃完中饭后，父亲扯住我偷偷地问：“这太阳，不会像昨天一样吧？”我在手机上再次查看了天气预报，肯定地答：“今天肯定是个艳阳天。”父亲抿嘴笑了：“那有月亮吧？”我翻了翻日历，才农历初七，有月亮也是个弯月呢。

我不知道父亲的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便追问他到底有什么事隐瞒着我？他笑着回我：“这是个秘密，不过你别急，今天晚上就会知道的。”

天黑了，一弯弦月挂在天上，美极了。吃过晚饭，父亲主动帮母亲洗了碗，然后让一家人都去玻璃房，说有要事公布。父亲的语气很郑重，我们都不敢怠慢，母亲也赶紧将手里的拖把放下，随父亲来到了玻璃房——她刚想找个地方坐下，却被一把拉住，回头一

看，父亲正紧紧地握着她的手。

母亲很不自然，笑着骂父亲老不正经，她想挣脱父亲的手，可怎么也甩不开。我们几个子女也从没见过父亲对母亲这般亲昵，全都哈哈大笑起来。

父亲对我们说：“现在，我要揭晓这个玻璃房的秘密。我和你们的妈妈谈恋爱时，曾经坐在田埂边赏月，她很喜欢看月亮，于是，那时我就对她说，以后我会给她建一间玻璃房子，坐在房子里，无论月亮在哪里，一抬头就能看见。这些年，我一直都没有兑现这个承诺，可是我从来没有忘记自己说过的话……”

听着父亲的话，母亲的脸色由起初的疑惑、惊讶变成了惊喜，听着听着，早已不再年轻的母亲竟然娇羞地笑了起来，那笑中，有晶莹的光在闪动……

还没等父亲的话讲完，我们每一个子女的眼里，也都滴满了泪水。

在乡村里修行

苟文华（陕西）

在乡村里生活，抬头望出去，看见的，不是远处连绵起伏的大山，就是一望无际的原野。天是那样的高远，地是那样的广阔，村庄，房屋，树木，以及生活在其间的人与牲畜，都只不过是天地间小小的填充物。极大的空间里，时间也被拉长和放大，让人生出一种可以无限绵延和伸展的错觉。

村里人对空间的掌握，靠的是方位。村东，村南，村西，村北，或者是村庄上空的那一片蓝天。

“去哪里？”
“到村南锄地。”
老一辈人对时间的估摸，在很长的一段年月里，都是依靠离鸟的鸣叫和日月的升落。鸡叫头遍，起床挑水，烧火做饭；太阳出来了，那就是早晨，得下田地劳作；太阳升到了头顶，这便是到了中午，该回家吃饭了；等到太阳将要落山，天色暗了，再荷锄而归。
“太阳一竹竿高了。”
“日头过午了。”
“夜影子下来了。”

乡村的钟表就挂在天上。一切都是慢的，你想快也快不了。

马拉车，牛犁地。一锄头一锄头地挖，一铁锹一铁锹地铲；一把一把地撒种，一棵一棵地割穗。

老牛拉着一辆破木车，“咯吱咯吱”地在坑坑洼洼的土路上晃悠；赶车的大爷倚坐在车辕上，“吧嗒吧嗒”地抽着旱烟，烟圈也是悠悠地飘着，在微微的风中，一点一点地淡开。乡村的路总是那么悠长，一时半会儿是走不完的，不急，慢慢走。

村姑在溪水边浣衣，一件衣服接着一件衣服，逐个在水中涤荡，然后又在一块光滑的石头上一下一下地揉搓。皂角裹进衣服之中，木棒“哐哐哐”地敲打，又一番揉搓，又一番敲打，又一番在清水中涤荡。年华随着溪水流走了，时光和日子，也随着溪水流走了。

猪是散养的，“哼哧……哼哧……”一会儿在村巷里踱步，一会儿又去一面土墙上拱墙根，一会儿又在泥水里打一个滚；鸡也

是散养的，“咯咯咯”“喔喔喔”，迈着碎步，觅食嬉戏。

炊烟轻轻地升腾，如丝如缕，在树枝间，在房檐下，在院子里，缭绕，飘飘，然后渐渐消失在空中。

柴草的火苗在灶膛里忽闪着，正是所谓的文火。一锅玉米糝子，或者一锅搅团，在厚厚的大铁锅中咕嘟咕嘟地冒着泡。在我的故乡关中，炒菜叫作“燻菜”。一个“燻”字，便不同于“炒”，强调的是慢火，即“文火”。慢火烙锅盔，慢火打搅团，慢火熬糝子……火若是大了，搅团、糝子就会糊，锅盔也会烙焦。有道是：“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无论碗里盛的是什么饭，村里人总是要聚到一起吃，这叫“老碗集”。村里的大树下，或者碾盘前，大伙儿圪蹴着，一筷子一筷子地扒着，一边吃，一边拉家常。东家长，李家短，天南海北，荤的，素的，吃相不用讲究，吃尽碗里的饭，还要将碗扣在脸上扒拉个干干净净。

木匠在院子里做木器，身边摆

放着斧子、镑、锯、推刨以及一杆木尺，一个墨斗。先是斧子斫，斫一阵子后，拿在手中心眯了眼瞅，然后再斫一阵子，再歇一阵子；墨绳拉开，两端固定好，弹一下，再弹一下；骨胶在胶斗里熬至黏稠，搅一遍，再搅一遍；推刨推一会儿，用手摸一摸，还不算光滑平整，再推，再刨；凿卯合卯，更是个精细活儿，得丝毫不差，严丝合缝。所谓“慢工出细活”，手艺活儿都慢，一天，两天，三天，甚至十几天。

纺车“吱吱吱吱”地响，纺轮慢慢地旋转，细细的棉线从棉花捻子里悠悠悠悠地抽出来，又悠悠悠悠地缠绕到线锭子上。悠长的，不只是棉线，还有岁月和日子。

乡村生活的节奏，做什么都慢，需要耐心，需要沉淀。“慢下来”是一种修行：磨性子，磨脾气，磨身体，所以，每一位生活在乡村的人，都是修行者。懂得了这种修行的奥秘，并能沉心坚持修行，方可融入乡村，也方可称为“乡人”。否则，你便只有怀念乡村的资格。

炊烟袅袅乡愁长

吴建（江苏）

妻子在明亮的燃气灶前忙碌着，一只精致的平底锅里炖着鸡汤，跳跃的火舌欢快地舔着锅底。看着从锅沿缓缓冒出的水汽被抽油烟机吞得干干净净，我的脑海中不禁浮现出一幅画面，屋内，母亲在黑乎乎的灶膛前呼呼地拉着风箱，旺旺的柴火映红了母亲憔悴的脸；屋外，灰色的炊烟从烟囱里袅袅升起，越飘越高，越飘越淡——那一缕故乡的炊烟，勾起了我对往事的回忆。

我的故乡是江淮平原上的一个小村庄，全村几十户人家的房顶，无一例外地矗立着高大的烟囱。每到一吃饭时间，家家烟囱都会吐出或浓或淡的灰烟，那烟气一团接着一团，一片连着一片，把整个村庄都拥在了怀里。

家乡地处平原地带，没有山峰

丘陵，缺少枯柴野枝，烧锅煮饭多用的是庄稼的秸秆。记得每年夏收和秋收之后，家乡人都非常珍惜地将已脱去谷粒的麦秸秆和稻草储存起来，以备日常烧火用。因此，家家的房前屋后都有一个或方或圆的草垛，那些草垛高大，饱满，结实，成了乡间一道独特的风景。

故乡的炊烟，也有着它独特的美。麦秸秆和稻草都不耐烧，在灶膛里的火力一会儿旺，一会儿弱，从烟囱口冒出来的炊烟也一会儿浓，一会儿淡，浓时如乌云翻滚，奔腾着升向空中；淡时又丝丝缕缕，若有若无，似有人用寥寥数笔描绘着一幅画。棉花秸秆最经得起烧，只需一小捆就能煮熟一锅饭，燃烧的时候，从烟囱里窜出的烟气是青色的，微风一吹，青烟四散，了无痕

迹……细品故乡的炊烟，它的灵性

启人遐想，它的身姿怡人情怀。晨曦初露，我还在睡梦中，一贯早起的母亲就已经围起围裙开始忙碌。“伢儿，快起床，吃了早饭上学去。”我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见母亲已将一碗玉米粥端上了桌，便赶紧穿衣下床。喝完粥，我背着书包，穿过炊烟笼罩的村庄走向学校。夕阳西下，小村庄的上空又是炊烟四起，“伢儿，快回家吃晚饭啦！”在父母的声音呼唤中，我们这些孩子结束了捉迷藏、打野仗的游戏，跑回家捧起饭碗狼吞虎咽。

十八岁那年，我考入了高校，离开了从来都没有离开过的家乡。从那时起，故乡的炊烟总不时地在我梦中萦绕——天是那样的湛蓝，小河是那样的清澈，庄稼是那样的

茂盛，屋顶上的炊烟是那样的袅娜，轻轻地飘在小村庄的上空……

我固执地认为，炊烟是跟村落、河流、庄稼连在一起的，是跟家、母亲连在一起的。每年一到寒暑假，我总是急着赶回家，回到那个有着袅袅炊烟的小村庄，回到总会在灶膛前烧锅煮饭的母亲身边。大学毕业后，我分配到一座小城工作。城里虽高楼林立，却不再有烟囱与炊烟，因此我的脑海里总会闪现出故乡的影像，我觉得，炊烟袅袅的故乡，是那样的恬淡秀美。每年春节回老家时，我总喜欢在傍晚时分流连于村中的小路上，一边走，一边静静欣赏依偎在炊烟怀中的村庄，那一缕缕炊烟，让我觉得故乡充满了温情。

炊烟袅袅，乡愁长长。



林金石（广西）

织一个暖冬

冬夜，窗外寒风凛冽，三岁的云儿已在我的怀里睡着了。看着她熟睡的样子，听着她均匀的呼吸，我不禁想起三年前的那个冬夜——

那年冬天，我意外地怀孕了。得知我怀孕后，母亲非常高兴，一个劲儿地说：“我有孙儿抱了，我有孙儿抱了！”走在村里，见到邻居，母亲也要和邻居高兴地聊上几句，惹得大家都哈哈大笑。

自从那天起，母亲似乎比往常更忙了。白天，母亲早早地起床，背着背篓到田野里割猪草，割完猪草回来后，又忙着打理那些鸡窝鸭舍，到了晚上吃过晚饭，她还是一刻也不歇，在昏黄的灯下织或缝，忙个不停。

有一天晚上，我入睡后又被寒意冷醒，睁开眼后发现，母亲的房里还亮着灯。我以为时间还不是很晚，一看钟表，却是已过凌晨。我披上外套，走到母亲的房间门口，见她正低着头专心致志地织着一件小孩子的毛衣。只见她一会儿挑针，一会儿回针，一会儿勾线，一会儿加线，三根长长的银针在她手中翻飞自如。看着母亲埋头织毛衣的样子，我的眼泪忍不住夺眶而出，走进去一把抱着母亲，像个小孩子似的在她的怀里哭了起来。

母亲轻轻地拍了拍我的背，然后从筐箩里拿出一件粉色的毛衣递给我：“娃呀，这件是织给你的，你快穿上试试。”那件毛衣织得柔软又厚实，我穿上大小刚好合适。穿着那件毛衣，顿时我感觉身体暖了许多。

这时，母亲又拿出了几件已经织好的小毛衣，把这些毛衣放在腿上一一展开，铺平，然后又拿起来，在灯光下照了照，说：“这几件呀，是给孩子的，等孩子明年出生了，可就不怕这么冷的天气咯！”母亲一边说一边笑得合不拢嘴，眼神里充满了憧憬。

那个时候已是深冬，屋外寒风咆哮，似要把整个村庄吞噬了。鹅毛般的雪花重重地打着，我能清楚地听到雪落在树梢和瓦楞上压出的声响。我劝母亲说：“这么冷的天气，您赶紧上床休息吧，现在，衣服随时都可以买，要什么颜色款式都有呢。”可母亲却笑呵呵地说：“这你就不懂了，街上买的衣服哪有自己做的暖和厚实呀？行了，你是孕妇，应该早些去休息，我做完这个就睡。”拗不过母亲，我只好先回房休息了。

虽说母亲织毛衣织得很娴熟，可她毕竟是上了年纪的人，加上在寒冬里连续熬夜，没几天她就病倒了。即使躺在病床上，母亲也不愿闲着，硬是要我把针线筐拿到她的身边，看着已是白发苍苍的母亲，我的心里一阵阵心疼，可母亲却不肯耽误为孙儿置备衣服的进程，筐箩里的小衣服多了一件又一件。

如今，云儿已经三岁了，可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一年母亲在冬夜里为我和孩子织毛衣的情景。多少次在梦中，我都梦见母亲在一针一针地织着充满爱意的生活。